

第十二回 有義狀元力辭婚檣海外不望生還 無瑕烈女甘盡節赴波中已經死去

詞云：

黃金不變，要經烈火方纔見。兩情既已沾成片，顛沛流離，自受而無怨。一朝選入昭陽殿，承恩豈更思貧戀。誰知白白佳人面，寧化成塵，必不留瑕玷。

〈醉落魄〉

話說江章與夫人捨不得蕊珠小姐，苦留在家多住了幾日，被府縣催逼不過，無可奈何，祇得擇日起身，同夫人相送，到了杭州省城。此時姚太監已將十二府七十五縣的選中幼女，盡行點齊，祇等江小姐一到就起身。今見到了，遂將眾女子點齊下船。因江章自有坐船相送，故不來查點，遂一路慢慢而來。

話說赫公子同袁空雜在人叢中，看見蕊珠小姐一家人離了岸去，心中十分得意，快活不過。袁空道：「公子且慢手舞足蹈，亦要安頓後著。」公子道：「今冤家這般清切，更要提防何事？」袁空皺了兩眉道：「蕊珠小姐此去，若是打落冷宮嬪妃，則此事萬不必憂。我適纔看見蕊珠宮裝，儼似皇后體態，選為正宮，多分有八九分指望。若到了大婚時候，他自然捏情到萬歲臺前，奏害我家。況王侯大老爺，又未知這樁事，倘一時之變，如何處之？」赫公子聽了這番話，不覺頭上有個雷公打下來一般，心中大驚，跌倒在地。眾人忙扶回府中，交女班送進。愛姐忙安頓上床睡覺。這番心事又不敢說破，祇鬱鬱沉在心內。

癡公子自從那日受了妻子降魔伏虎鉗制，起個懼內之心，再不敢發出無狀，朝暮當不得袁氏秘授，父母心傳，拿班捉鱉手段，把個癡公子弄得不顧性命承歡，喉中咳嗽，身體尪羸，不滿二載，閻君召回冥途耳。愛姐悔之晚矣，後來受苦不題。

卻說駙馬屠勞，要招雙星為婿，便時刻在心，託人來說。一日，央了一個都御史符言做媒。符言受託，祇得來拜雙星。相見畢，因說道：「久聞狀元少年未偶，跨鳳無人。小弟受駙馬屠勞之託，他有位令愛，少年未字，美貌多才，誠乃玉堂金馬之配。故小弟特來作伐，欲成兩姓之歡，乞狀元俯從其請。」雙星忙一拱說道：「學生新進，得蒙屠公垂愛不勝感激。但緣賦命涼薄，自幼已締婚於江鑒湖太師之女久矣，因不幸先嚴早逝，門徑荒蕪，所以愆期到今，每抱慚慊。今幸寸進，即當陳情歸娶。有妨屠駙馬之愛，負罪良多，俟容請荊，何如？」符言道：「原來狀元已聘過江鑒湖太師令愛矣，但昨日駙馬公見狀元履歷上，並不曾填名江氏，今日忽有此言，小弟自然深信，祇恐駙馬公諒之未深。一旦移愛結怨，狀元也不可不虞。」雙星道：「凡事妄言則有罪，真情則何怨可結？今晚生之婚，江岳明設東床，以邀坦腹；小姐正閨中待字，以結絲蘿，實非無據而妄言也。若慮駙馬公威勢相加，屈亂倫以相從，又竊恐天王明聖之朝，不肯赦臣子停妻再娶、乖名亂典之罪。故學生祇知畏朝廷之法，未計屠公之威勢也。萬望老先生善為曲辭，使我不失於義，報德正自有日也。」

符言見雙星言詞激烈，知不可強，遂別過，將雙星之言，細細述知屠勞。屠勞不勝大怒道：「無知小子，他自恃新中狀元，看我不在眼內，巧言掩飾。他也不曉得宦途險隘，且教他小挫一番，再不知機就我，看他有甚本事做官！」遂暗暗使人尋雙星的事害他。

且說雙星一面辭了屠附馬之聘，一面即上疏陳情，求賜歸完娶。無奈被屠駙馬暗暗囑託，將他本章留中不發。雙星見不能與江小姐成親，急得沒法，隨即連夜修書，備細說屠勞求親之事，遂打發青雲到江家說知備細，要迎請小姐來京完娶。青雲領書起身去了。雙星日在寓中，思念等候小姐來京成親。

正是：

昔年恩愛未通私，今日回思意若癡。

飲食漸銷魂夢攪，方知最苦是相思。

卻說當時四海昇平，萬民樂業，外國時常進貢。這年琉球、高麗二國進貢，兼請封王，朝中大臣商議，要使人到他國中去封。但封王之事，必要一個才高名重之人，方不失天朝體統。一時無至當之人。推了一人可去，不期這人又慮外國波濤，人心莫測，不願輕行，遂人上央人，在當事求免，此差故尚無人。

屠駙馬聽知此事，滿心歡喜道：「即此便可處置他一番，使他知警改悔。」遂親自囑託當事道：「此事非今科狀元雙星難當此任。」當事受託，又見雙星恃才自傲，獨立不阿，遂將雙星薦了上去。龍顏大喜道：「雙星才高出使，可謂不辱君命矣。」遂御筆批准，賜一品服，前去封海外諸王，道遠涉險，許便宜行事。不日命下，驚得雙星手足無措。正指望要與蕊珠來京成親，不期有此旨意，誤我佳期。今信又已去了，倘他來我去，如何是好？遂打點託人謀為，又見聖旨親點，無可挽回，祇得謝恩。受命該承應官員，早將敕書並封王禮物，俱備具整齊，止候雙星起身。

卻說屠勞，祇道雙星不願遠去，少不得央人求我挽回，我就挾制他人贅。不期雙星竟不會意，全不打點謀為，竟辭朝領命。屠勞又不好說出是他的主持弄計，因想道：「他總是年輕，不諳世情，祇說封王容易。且叫他歷盡危險，方纔曉得。他如今此去，大約往返年餘。如今我女兒尚在可待之年，我如今趁早催他速去早回，回時再著人去說，他自然不象這番倔強了。」屠勞遂暗暗著當事官，催雙星刻日起程。雙星不敢延捱，祇得領了敕書皇命，出京不題。

卻說江章夫妻同了小姐在船，一路淒淒楚楚，悲悲切切，怨一番自己命苦，又恨一番受了赫公子的暗算。小姐轉再三安慰父母道：「孩兒此去，若能中選，得侍君王，不日差人迎接，望父母不必記念傷心。父母若得早回一日，免孩兒一日之憂。況長途甚遠，老年人如何受得風霜？」江章夫人那裏肯聽，竟要同到京中，看個下落方回。小姐道：「若爹娘必與孩兒同去，是速孩兒之死矣。」說罷哽咽大哭。江章夫人無奈，不敢拗他，祇得應承不送。

江章備了一副厚禮，送與姚太監，求他路上照管。又設了一席請姚太監。姚太監滿心歡喜道：「令愛小姐前途之事，與進宮事體，都在學生身上。倘邀聖眷，無不慇懃，老太師不必記掛，不日定有佳音。」江章與夫人再三拜謝，然後與小姐作別。真是生離死別，在此一時。可憐這兩老夫妻哭得昏天黑地，抱住了小姐，祇是不放。當不得姚太監要趁風過江，再三來催，父母三人祇得分手，放小姐上了眾女子的船。船上早使起篷桅，趁著順風而去。這邊江章夫妻立在船頭，直看著小姐的船絕不見。只說這

這番啼哭，正是：

杜鵑枝上月昏黃，啼到三更滿眼傷。

是淚不知還是血，斑斑紅色漬衣裳。

老夫妻二人一路悲悲啼啼，到了家中。過不得四五日，野鶴早已報到，送上書信。江章與夫人拆開看去，知雙星得中解元，不日進京會試，甚是歡喜。再看到後面，說起小姐親事，夫妻又哭起來。野鶴忽然看見，不覺大驚道：「老爺、夫人，看了公子的喜信，為何如此傷心？」夫人道：「你還不知，自你公子去後，有一個赫公子又來求親，因求親不遂，一心懷恨。又適值點選幼女，遂囑託太監，坐名勒逼將小姐點進宮去了。我二人送至江邊，回家尚未數日。你早來幾日，也還見得小姐一面，如今祇好罷了。」說完又大哭不止。野鶴聽了，驚得半晌不敢則聲，驚定方說道：「小姐這一入宮，自然貴寵，祇可憐辜負了我家公子一片真心，化作東流逝水。」說罷，甚是歎息。夫人遂留他住下，慢慢回去。

又過不得數日，早又是京中報到，報雙星中了狀元。江章與夫人祇恨女兒不在，俱是些空歡空喜，忽想到小姐臨去之言，有彩去可續，故此又著人打聽。又不多日，早見雙星差了青雲持書報喜，要迎請小姐進京成親。江章與夫人又是一番痛哭。

正是：

年衰已是風中燭，見喜添悲晝夜哭。

祇道該償前世愆，誰知還是今生福。

野鶴見公子中了狀元，曉得一時不回，又見小姐已選入宮，遂同青雲商議，拜辭江老爺與夫人，進京去見公子。江章知留他無益，遂寫了書信與他二人，書中細細說知緣由，又說小姐臨去之言，尚有遺書故物，要狀元到家面言面付。野鶴身邊有公子與小姐的書，不便送出，祇得帶在身邊，要交還公子。二人拜別而行不題。

卻說蕊珠小姐在父母面前，不敢啼哭，今見父母別後，一時淚出痛腸，又想起雙星今世無緣，便淚盡繼血，日夜悲啼。同船女子再三勸勉，小姐那裏肯聽，遂日日要尋自盡。爭奈船內女子甚多，一時不得其便，祇得一路同行。就時常問人，今日到甚地方，進京還有多遠，便終日尋巧覓便，要尋自盡不題。

卻說雙星齎了皇命敕書，帶領跟隨曉夜出京。早有府縣官迎接，準備船隻伺候。雙星上了船，燒獻神祇，放炮點鼓，由天津衛出口，到琉球、朝鮮、日本去了。

卻說姚太監，同著許多幼女，一路興興頭頭。每隻船上分派太監稽查看守，不一日到了天津衛地方，要起早進京，遂分付各船上停泊。著府縣官，準備人夫轎馬。爭奈人多，一時備辦不及，又不便上岸，故此這些女子祇在船中坐等。這日江蕊珠小姐，忽見船不行走，先前祇道是偶然停泊，不期到了第二日還不見走，因在艙口，問一個小太監道：「這兩日為何不行，這是甚麼地方，進京還有多遠？」小太監笑嘻嘻的說道：「這是天津衛地方，離京祇有三日路了。因是早路，人夫轎馬未齊，故在此等了兩天。不然，明日此時，已到家了，到叫我們坐在此等得慌。」

小姐聽完，連忙進艙，暗暗想道：「我一路尋便覓死，以結雙郎後世姻緣，不期防守有人，無處尋死。今日天假其便，停船河下，若到了京中，未免又多一番跋涉。我今日見船上眾人思歸已切，人心怠惰，夜間防范必然不嚴，況對此一派清流，實是死所。何不早葬波中，也博得個早些出頭。但我今生受了才色之累，祇願後世與雙郎，做一對平等夫妻，永偕到老，方不負我志。」又想道：「雙郎歸來，還祇說我無情，貪圖富貴，不念窗前石上，訂說盟言，竟飄然入宮。殊不知我江蕊珠，今日以死報你，你少不得日後自知，還要憐我這番苦楚。若憐我苦楚，祇怕你縱與彩雲成親，也做不出風流樂事了。」想到傷心，忽一陣心酸，淚流不止，祇等夜深人靜尋死，不題。

卻說青雲、野鶴二人，拜了江章與夫人出門，在路上閒說道：「從來負心女子癡心漢，記得我家公子自從見了江小姐，兩情眷戀，眠思夢想，不知病已病過了幾場，指望與他團圓成親，誰知小姐今日別抱琵琶，竟歡然入宮去了。我如今同你進京報知公子，祇怕我那公子的癡心腸，還不肯心死哩。」二人在路說說笑笑，遂連夜趕進京來。這日也到了天津衛，因到得遲了，二人就在船上歇宿。祇聽得上流頭許多官船，放炮起更，鬧了一更多天，方纔歇息。青雲、野鶴睡去，忽睡夢中見一金甲神將，說道：「你二人快些抬頭，聽吾神分付：吾乃本境河神，今你主母有難投河，我在空中默佑，你二人可作速救他回蜀，日後是個一品夫人，你二人享他富貴不小。」

二人醒來，喫了一驚，將夢中之事，你問我、我問你，所說皆同。不勝大驚大駭，道：「我們主母，安然在家，為何在此投河？豈非是奇事？」又說道：「明明是個金甲天神，叫我二人快救，說他是一品夫人，難道也是做夢？」二人醒了一會，不肯相信，因又睡去。金甲神又手執銅鞭，對他二人說道：「你不起來快救，我就打死你二人！」說罷，照頭打來。二人看見，在睡夢中嚇得直跳起來，道：「奇事，奇事。」遂驚醒了。

船家問道：「你們這時候還不睡覺？我們是辛辛苦苦要睡覺的人，大家方便些好。」青雲、野鶴連忙說道：「船家你快些起來，有事與你商量。倘救得人，我們重重謝你。」船家見說救人，嚇得一轆轤爬了起來，問道：「是那個跌下水去了？」青雲道：「不是。」遂將夢中神道託夢二次叫救人，細細說了一遍：「若果然救得有人，我重重謝你。」船家聽了也暗暗稱奇，又見說救得人有賞，連忙取起火來，放入艙中。叫起媽媽，將船輕輕放開，各人拿了一把鉤子，在河中守候。

卻說那蕊珠小姐日間已將衣服緊緊束好，又將簪珥首飾金銀等物俱束在腰間，遂取了一幅白布，上寫道：身係浙江紹興府太師江章之女，名蕊珠，係蜀中雙星之妻。因擅才名，奸謀囑選入宮，夫情難背，願入河流。如遇仁人長者，收屍瘞骨，墓上留名，身邊攜物相贈，冥冥中報感無盡。

小姐寫完，將這幅白布縫在胸前，守至二更，四下寂然，便輕輕走近窗口，推開窗扇，祇見滿天星斗，黃水泛流。小姐朝著水面流淚，低低說道：「今日我江蕊珠不負良人雙星也。」說罷，踊身望水中一跳，跳便跳在水裏，卻象有人在水底下扶他的一般，隨著急波滾去，早滾到小船邊。

此時青雲、野鶴同著船家，三個人、六隻眼，正看著水上，不敢轉睛，忽見一團水勢漸高，隱隱有物一沉一浮的滾來，離船不遠。青雲先看見，連忙將撓鉤搭去，早搭著衣服一股，野鶴、船家，一齊動手，拖到船邊。仔細看去，果然是個人，遂連忙用手扯上船來。青雲忙往艙中取火來照，卻是一個少年女子，再照著臉上看去，喫了一驚，連聲叫道：「呀，呀，呀！這不是江小姐麼，為何投水死在這裏？」野鶴看見，連忙丟下撓鉤來看道：「是呀，是呀。果然是小姐。」青雲、野鶴慌張一見小姐水淋淋的，氣息全無，

又不敢近身去摸看。那船家見他二人說是小姐，知是貴重之人，連忙叫婆子動手來救。祇因這一救，有分教：遠離追命鬼，近獲還魂香。不知小姐性命果是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](#) [定情人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